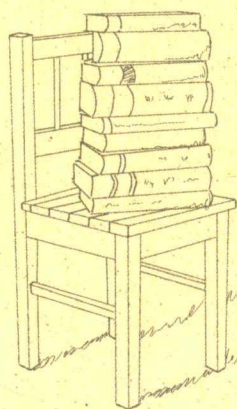


蒋自立与 自我教育

JIANGZILI
YU ZIWO JIAOYU
蒋自立 著



自我教育是教育目的和归宿，
是人的主要素质，
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山东文艺出版社



JIANGZILI YU ZIWO JIAOYU

蒋自立与自我教育

蒋自立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自立与自我教育/蒋自立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329-3543-7

I. ①蒋… II. ①蒋… III. ①中小学生—自我教育—研究 IV. ①G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4580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70×240 毫米 16 开

印张/18.75 插页/2 千字/235

定 价 32.00 元

“思想不老永年轻”

——《蒋自立与自我教育》序

十几年前，我在《爱心与教育》的“后记”中列了一串长长的名单，以感谢许多曾给我支持与帮助的人。其中写到这么一位老师——

“蒋自立，武汉市首义路中学原校长。他是我的‘文友’，更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到省外讲学，就是受他之邀。遗憾的是，现在我和他失去了联系。”

当时限于篇幅，我只写了这寥寥几句，但“更是我的老师”几个字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与情感。现在，我是所谓“名师”了，有了全国各地许多素不相识的“粉丝”。然而，20多年前，当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却是蒋自立老师忠实的“粉丝”（当然那时还没有“粉丝”这个词）。他那时已经是名师了——1982年，也就是我参加教育工作的那一年，蒋自立老师被评为“模范班主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报刊杂志上读到不少蒋老师的文章，上面的许多做法，我拿来就用。比如读了蒋老师那篇《近在咫尺的师生通信》，我马上在班上和一些“特殊学生”保持“近在咫尺的师生通信”，并由此诞生了许多精彩的教育故事，有些故事后来写进了我那本《爱心与教育》。

记不清是1987年还是1988年的一天，出于对蒋老师的崇拜（在当时绝对是“崇拜”），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他寄去了我的一篇剖析中国教育弊端的文章（好像是后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沉重的思考——中国教育危机原因初探》）。没想到，他很快给我回信，肯定我的思考，还说愿意和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一大批有志者为改造中国教育而不懈努力（大意，不是原话，但意思不会错的）。可以想象，一个普通的年轻教师居然收到自己崇拜的名师亲笔回信，是多么的激动！后来，他也寄一些他的文章给我，并在信中说请我“指正”云云。



前排左2李镇西，后排左2蒋自立、后排左3为丁如许（1989年）

再后来，1989年夏天，在他的提议和组织筹备下，他和我还有丁如许老师（也是当时我很敬仰的老师）三人在我所在的乐山一中举办了德育讲习班。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蒋老师——身材健壮，神态慈祥，举止儒雅，步履轻盈；印象很深的是那双眼睛：笑咪咪的，但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台下的蒋老师特别朴实和蔼，如邻家大哥，甚至有点憨憨的；但一站在台上，便目光如炬，思想敏锐，逻辑严密，谈吐雄辩，言辞犀利……那次讲习班虽然只有四十多位听众，但听课老师来自好几个省，我也算是第一次“面向全国”讲学了。



左蒋自立，右李镇西（1990年）

第二年秋天，经他推荐，我冲出夔门，走出四川，来到宜昌讲学。这是我第一次外出讲学。（顺便插一段“花絮”——这次在宜昌，我、如许和蒋老师一起逛当地著名景点“三游洞”。走着走着，胖胖的蒋老师发热了，不得不躲在黑幽幽的洞里脱减衣物。正当他脱下毛裤的一瞬间，我“咔嚓”一声给他来了个特写。闪光灯让老蒋眯着眼睛，他捂着裤子直说：“么事么事！”我和如许哈哈大笑。老蒋这张狼狈的甚至有点“儿童不宜”的生活照，我一直珍藏至今。如果哪天老蒋“翻脸不认人”，我会立马将此照捅出去，不毁他一世英明，也要敲诈他一笔不菲的银子！哼哼！）



左起丁如许、蒋自立、李镇西（1991年）

第三年，也是经蒋老师推荐，我再次出川，登上庐山，面对全国的教育同行，讲述我的教育思考、教育实践和教育故事……



《班主任工作指导》蒋自立主编

第四年，蒋老师邀请我参加《班主任工作指导》一书的写作，这是我参与写作的第一本专著。第五年，他真诚地希望我调往武汉，甚至为此奔走有关部门，最后居然说服了当时武昌区教育局，给我发出调动的邀请！虽然最后因为出于对“中国著名火炉”的恐惧而没能调往武汉，但我永远感谢蒋老师，永远感谢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曾经有老师在我博客里留言说我现在“名满天下”，也许我现在是有些虚名，但在我成长的最初几步路上，的确离不开蒋老师的引领与提携。因此，他的确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恩师。

总之，在我的年轻时代，“蒋自立”这三个字和“魏书生”是同样地被我崇敬。所不同的是，那时我和魏书生毫无联系，而和蒋自立老师却渐渐成了师生关系，最后亦师亦友，成了铁哥儿们。

后来我从乐山到成都，又辗转调了好几个学校，蒋老师也换了几个单位，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所以 1997 年我写《爱心与教育》，在“后

记”里提到蒋老师时不得不十分惋惜地说：“遗憾的是，现在我和他失去了联系。”思念之切，情透纸背。后来我看到报上有蒋老师一篇文章《让学生主体性得到回归》，单位署名是“武汉市45中”，我赶紧分别通过成都114电话查询和武汉114电话查询非常艰难地与武汉市45中学门卫室取得了联系，再经过我一番百折不挠的努力，终于又和蒋老师联系上了，那心情，简直就是长征路上失散多年的红军战士，终于又扑进了党组织的怀抱！后来见到阔别多年的蒋老师，举止依然儒雅，步履虽不再轻盈，但他的思想却更加敏锐，甚至更加深刻。我感到，他的心一直在为中国教育燃烧。

这次，蒋老师寄来了他的新作《蒋自立和自我教育》，并请我写序。我岂止是“不胜荣幸”，简直就是“受宠若惊”。几年前，武汉另一位名师洪镇涛先生也请我为其大作写序。我想，是不是武汉有这么一个前辈请后辈作序的光荣传统？尽管我多年前就一再声明不再为别人写序，但蒋老师的信任，我怎敢辜负？何况这是我报答恩师的一个机会啊！

细读书稿，我知道了蒋老师从年轻时代起，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教书匠”（我从不鄙薄“教书匠”，只是觉得有理想的教师不应该满足于只做单纯的“教书匠”），而是一个富于思考更富于创新的教育者。我回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我所读到的他好多文章，就“自我教育”不但表达了独到见解，而且更展示了他在引导学生“自我教育”方面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实践。蒋老师第一次让我赞口不绝的文章，正是那篇《值周班长制实验报告》。

在我看来，“自我教育”这个命题，是不言而喻甚至不容置疑的。苏霍姆林斯基有句教育名言：“唤醒人实行自我教育，按照我的深刻信念，乃是一种真正的教育。”这也是29年来我一直信奉的教育圭臬。但是，蒋老师不满足于对真理的复述或浅尝辄止，而是以思想家一般的深刻、学问家一般的严谨和实践家一般的躬行，对“自我教育”进行了长期的

思考、研究与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和丰硕成果。

在本书中，蒋自立老师认为，所谓“自我教育”，是个体有意识影响自己身心发展的行为。他阐述道：“‘有意识’，在婴儿阶段，是遗传的求生意识；在少年儿童阶段，是朦胧的自我意识；在青壮阶段是强烈的自我意识；在老年阶段是成熟的自我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个体这个教育主体，把自我作为教育对象，使之产生变化的过程，便是自我教育。”

蒋老师还和他的学生一起讨论分析（多么民主！），概括出“自我教育”的四个特征：“一是主客体的一致性，教育客体同时又是教育的主体。自我教育很难做到。二是时空的广泛性，时时处处都有自我教育。三是内容的多样性，凡主体接触的都存在自我教育的内涵。四是选择性，主体对大千世界有选择意向，一个课题入选，要经过情感、价值、道理等关口。”



2002年李镇西（左）应邀到武汉讲学后，游览归元寺

在蒋老师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实际上是“他我教育”（即来自受教育者外部的教育，如父母的、教师的、同伴的、社会的、媒体的、自然的教育）而不是教育的全部。蒋老师说：“自我教育应是教育目的和

归宿，应是人的主要素质，应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他还认为，中国教育理论是以自我教育为中心构建的。而完整的教育学理论应包括自我教育和自我教育这两个方面；真正的教育学，上篇应为他我教育学，下篇是自我教育学。

蒋老师还从人类发展角度提出“人类进化史是自我教育史”“自我教育是人的素质和本质”“自我教育是人与生俱来素质”等命题。蒋老师进而响亮地提出：“21世纪是自我教育世纪！”

蒋老师绝不只是坐在书斋里进行经院式的“研究”，而是一直扎根于教育第一线从事“田野作业”。他长期工作在中学，从事语文教学，并担任班主任，后来担任校长后也一直没有放弃对“自我教育”的探索。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蒋老师在自我教育方面的许多精彩案例：值周班长制、学生校长值周制、家长和学生自编自我教育宝典……从这些案例中，我们会感到，“自我教育”绝不只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实践，而且这种实践就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每一个细节。

读着蒋老师精彩的阐述和生动的故事，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严而虐，甚而至于专制，则常常窒息学生的好奇心、扼杀学生创造力，甚至可以害了学生一生；而营造宽松、宽容的心理气氛，则大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培育学生敢说敢做的精神。完全可以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在师生民主之中孕育的！”读着这样掷地有声的文字，我甚至忍不住拍案叫绝！

我在“自我教育”方面的研究显然远远不及蒋老师，但由蒋老师的文字，我想到了自己的教育实践，真的如蒋老师在本书中所说，“李镇西的语文民主教育……实质上是从不同角度上对自我教育的探究和尝试。”我从自己29年的教育生涯中，得出一个粗浅的认识：判断一个教师教育观念的科学先进与否，最关键的是看学生观！是把学生当“人”还是当“物”？如果把学生真正当做人，自然尊重学生的尊严、思想、情感、个

性、能力——包括其自我教育的能力；反之，如果把学生当“物”，那当然谈不上尊重，自然会无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更无视学生的尊严、思想、情感等精神存在，而只把学生当做没有生命的“机器”——装道德的机器，装知识的机器。

在多年前的拙著《民主与教育》中，我把“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的核心理解为“尊重”，并这样论述“民主教育”——

如果说“民主政治”意味着“尊重”——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的话，那么“民主教育”的核心，仍然意味着“尊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情感、尊重学生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差异、尊重学生的人权、尊重学生的创造力……当然，与此同时，教会学生尊重他人。

民主教育是学生的主体性和教育的民主性二者的和谐统一：它把受教育权利还给每一个学生，同时把教育过程变成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得以生动活泼、自由地发展，消除一切不平等地对待学生的现象，尊重学生的人格与权利，解放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为提高学生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创造最好的教育条件和教育环境；更重要的是，在教育内容上渗透民主意识，在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民主思想、民主精神，以民主的教育造就富于主体性的一代新人。

在剖析德育弊端的时候，我抨击道——
传统德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教会顺从”的教育，要求青少年无条件地接纳和认同既定的道德价值、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而在今天，“教会

顺从”的德育已经过时，我们应该建构一种主体式的、参与式的、创造式的“学会选择”的教育模式——变“强迫学生接受真理”为“引领学生选择真理”。

今天，读蒋老师这本书，我乐了：“选择”，不正是蒋自立老师谈到的“自我教育”的四个特征之一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接受教育的过程的确是一种选择的过程。这似乎用不着太多的证明。众多的学生，面对同样的教师，同样的道理，同样的知识，同样的教材，同样的授课……却呈现出不同的教育效果，乃至不同的人生结果，这不是源于各自的选择吗？事实上，所有杰出人才，都是自我教育的成果。同样是在苏联时代，为什么马卡连柯、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能够成为杰出教育家呢？难道能够说他们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培养”的吗？如果是，为什么不多“培养”几个呢？同样是在旧中国，为什么只诞生了晏阳初、陶行知、陈鹤琴等伟大的教育家呢？难道我们能够说他们是“蒋委员长”或国民党反动派“培养”的吗？显然不能，道理如前。蒋老师在本书中以自己的成长经历说明自我教育的体验与感受，是令人信服的。我在这里不是否认时代风尚、社会条件、家庭环境、学校氛围、师资背景乃至经济基础对一个人成长的作用，但这毕竟是外因。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早就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我还曾经这样反思教学课堂——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当然可以把教师角色定为“导游”“主持人”以及“导演”“舵手”等等，但更重要的是，不管什么角色，教师都应该在课堂中营造一种“对话情境”。这里所说的“对话”，不仅仅是指教师和学生通过语言进行的讨论或争鸣，而主要是指师生之间平等的心灵沟通。

这种“对话”，要求师生的心灵彼此敞开，并随时接纳对方的心灵。因此这种双方的“对话”同时也是一种双方的“倾听”，是双方共同在场、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参与以至共同分享的关系。

而且，针对过去教学中的“教师中心”倾向，我们更强调对话情境中教师的“倾听”。毫无疑问，教师不但承担着教育的责任（我们并不因为“对话”而在思想上削弱这种责任感），而且无论专业知识还是社会阅历都在学生之上，但作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作为一个和学生同样有着求知欲的成年学习者，教师同时也是学生年长的伙伴和真诚的朋友。在倾听学生言说的过程中，学生的见解和来自学生的生活经验直接或间接地作为个人独特的精神展示在教师面前，这对教师来说，同样是一份独特而宝贵的精神收获。如果说，在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和学生相对于对方都是一种“他”者，双方的关系是一种“我一他”关系的话，那么，在对话情境中，师生之间是一种“我一你”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的课堂教学过程，对师生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共享”。师生之间人格的相遇、精神的交往、心灵的理解，便创造了也分享了真正的教育。这种教育，同时也是师生双方的生活，是他们成长的历程乃至生命的流程。

.....

作为学习者，学生的任务当然是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并获得健康的人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学生是“教育的对象”。甚至如果在理论上静态地孤立地考察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我们把学生视为教育客体，也是没有错的。

问题在于，从来就没有“静态”的教学过程。一旦进入实践层面，无论作为学生还是教师，都处于教学过程的“动态”之中。而学生只要进入教学实践，他们就绝对不是嗷嗷待哺的被动客体，而同样是积极参

与的主体——是“建构”的主体。

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思想碰撞，应该是“对话”的主旋律。

如此不厌其烦地引用我的观点，我无意炫耀我和蒋老师多么“英雄所见略同”——实际上，我的这些想法包括我的一些做法，应该说多少是受了蒋老师影响的；我只是想通过这些“共鸣”，表达我和蒋老师共同的教育情怀。

我还想，也许是“武断”地说，一个真正而真诚的教育者，无论他具体到“德育”，还是“教学”，只要遵循教育规律，尊重教育科学，满怀教育良知，坚守教育理想，最后他都会高举“民主教育”的火炬，走向“自我教育”的殿堂！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和蒋老师第一次见面到现在，20余年过去了，65岁的蒋老师已经不再年轻，但他的目光依然慈祥而敏锐，放射出思想的光芒。本书中，蒋老师有这么几句话：“先进的理念来自于实践，来自于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出的事实和事实背后的陋习，产生思想从而形成人的伟大。”这何尝不是蒋老师自己的写照？永远在思考，永远在挑战，永远在求索，永远如安徒生笔下的那位著名小男孩一般说真话——这就是蒋自立老师。

因为开会或讲学，隔几年总要和他见见面。每一次我都能感到他那孩子般纯真的情怀。我们也时不时通电话，每次透过话筒，我依然能够感受到千里之外他那一颗灼热透明的教育心。现在，读着这本《蒋自立与自我教育》，我不禁想到了他自拟的一句座右铭——

“思想不老永年轻！”

李镇西

2010年8月30日凌晨1点35分

一篇十分特别的“序”

田磊 等

【按】学生听说我要出书，便提出由他们每人写一段话，连缀成文，于是，十分特别的序诞生了！（按收到邮件先后为序）



田磊 刚到你带的班，觉得你的名字很特别；“文革”中你顶着压力，千方百计教我们“讲”自立，窃窃感到你“反动”；走向社会经历了各种磨砺，居然情不自禁地摄取您的名字里的精华，我们学会了“自立”！

（1975 级高中毕业生）



许彤 时光荏苒，难以忘怀蒋老师昔日勤勉、博学、儒雅的教育气质；多少个日夜，眼前浮现出蒋老师严谨、睿智的教学风范；无数次面对困难学生，踟躇茫然，几近束手无策之时，蒋老师曾经运用自如的教育手段，倏忽间呈现于脑海，信手使用，重重险阻

迎刃而解。他既是我们这些承传了其教育精髓的教育者的恩师，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播火者”。

(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政教主任)



吴元佑 蒋自立先生是我40年前的良师，也是我交往多年的益友。“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以及为人处世的高尚品德，使我终生受用。如果说我的事业小有成就的话，那完全得益于先生的影响。

良师如父，益友胜亲。有师若此，生何幸哉！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读书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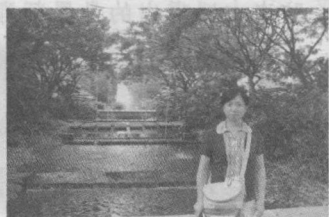
近照

谢斌 晃眼30年过去了，当年蒋自立老师教我们赏读美文，文由心生，把课堂搬到山林间，开形式多样的主题班会，求邻班女老师给我们讲女生生理知识等等，仍历历在目。

蒋自立老师以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书写着“教书育人”四个字。80年代初期，他摒弃“满堂灌”，以丰富的教学形式对语文教学实行大胆改革，极大地激发了我们语文学习的兴趣；细致入微、循循善诱的班主任工作，则对激发学生自我教育、自主学习，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很幸运，我在青春期，学习能力、自我教育、价值观、人生观等非智力因素形成的关键时期，能遇到这位良师。

(现任湖北日报武汉新闻部副主任，主任编辑)



刘昌喜 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武汉中学初三（1）班，曾经是让全校其他班级为之羡慕的光荣集体，也是我们取得辉煌成绩和最引以自豪的班集体，这一切无不归功于班主任蒋自立老师。回忆 30 多年前与我们朝夕相处、对我们倾洒无限心血和关爱的班主任蒋老师，我们感激，我们庆幸，在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初中时期遇到了他——蒋自立。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往事历历在目，饶有趣味的语文课堂，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匠心独运励志成才的德育，情真意切的促膝谈心，宽严有度的班级管理……举不胜举，特别是蒋老师博学笃志、身体力行的大家风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优质的教育环境，使每一位同学的身心

和潜能得到极大的发挥。蒋老师的一言一行至今还在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不断努力前行！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处长）



读书时



近照

罗青 每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一位对其将来有深远影响的人，或是你曾经的一位老师，或是你的父母，也或是某位偶然相识的前辈……

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大多都有为了国家而牺牲小家的思想，所以当我们做学生时，有相当多的同学是非常依靠老师的，如果能遇到一位不光负责还有一定教育思想的老师就相当幸运了。

蒋老师无疑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他虽然只教了我初中，记得我上高中、大学甚至就业后我都带我的同学、同事去过蒋老师家。蒋老师即是“传道受业解惑”的最佳诠释。

（武汉市柔嘉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